

版出日五月二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物讀童兒的藝文純

童兒國中

脫期永不 期四十第 出版蓬五

第十四期目錄

島國的孩子們..... 天復 若

球和果..... 天復 若

無病和..... 天復 若

不掛雪山遊記..... 周 若

我請去家裏..... 周 若

多言的鄰居..... 周 若

得年的無家..... 周 若

英得生的遺憾..... 周 若

本刊已呈請郵務管理局及中宣部登記

發行：李 青 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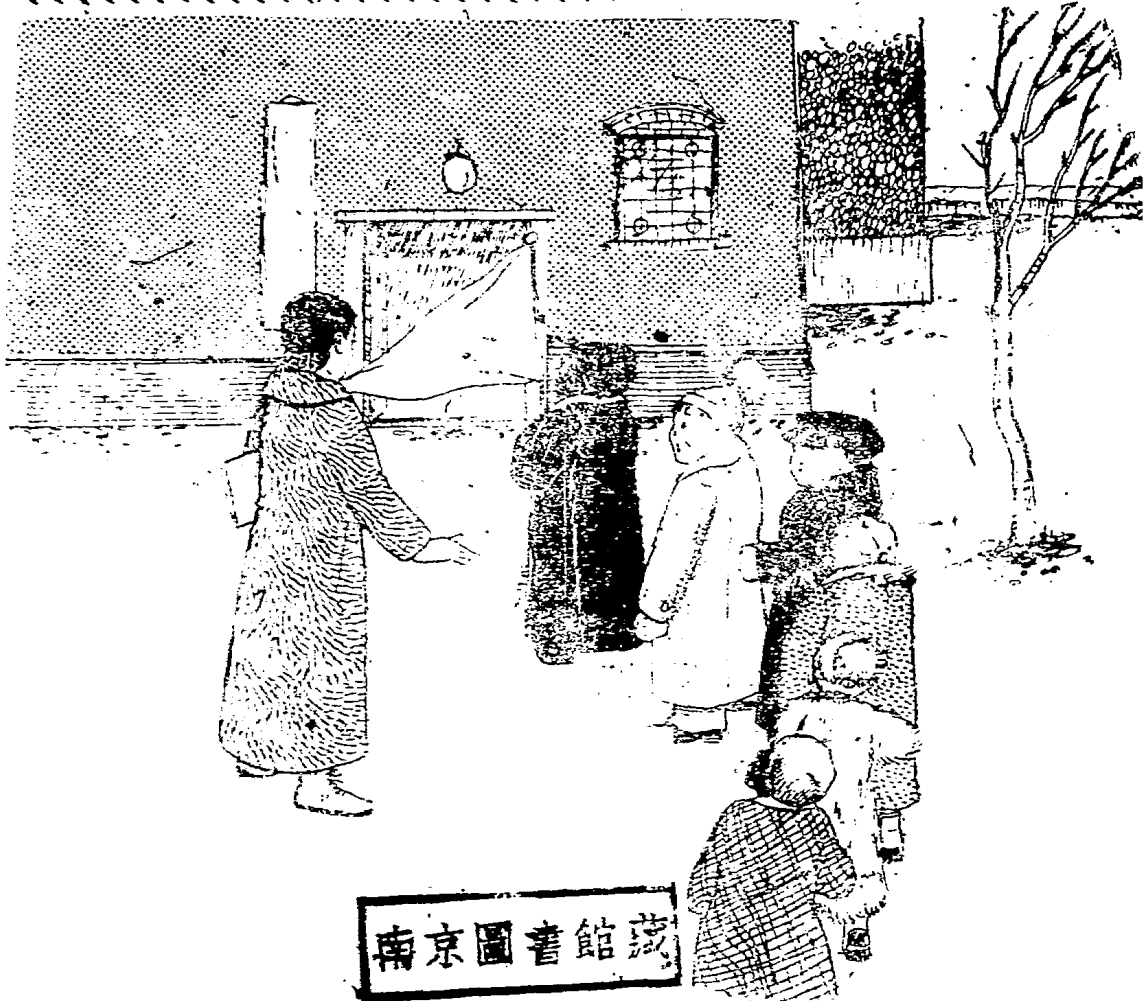
編輯：黃 紹 虞

定價：每期二分。半年四角。全年七角

（本外埠預訂一律郵定。寄本信箱。）

滬訊處上海郵政信箱四〇〇四號。

上海總經理山東路五洲書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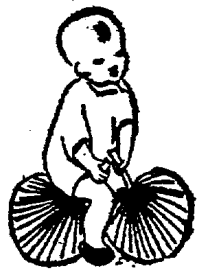


作履晉鄭

民難問訪下鄉們我年新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姊姊和露露

天水

寒冷的冬天離開了我們以後，於是和煦的春天就來了。後院裏柳樹苞出碧綠的新芽，接着桃樹上又開了滿樹的桃花。

媽和緩的向我說：

「阿清，你寫封信給你姊姊吧，說，一轉眼半年多沒有看見她們了，我心裏非常的掛念着她們，天已經漸漸的暖和起來了，叫她就帶了孩子來住些時候吧。」

於是我就照着媽的意思寫信了。

一封信，兩封信，三封信寫了去，姊姊的回信來了：

「我跟露露定於明日動身來家不誤。」

早上九點鐘收到信，十點半，十二點，一點三刻每次有車過埠的時間我都去車站上候着，終於在四點的一班車上走下了姊姊和露露。我樂的直奔過去，一手抱露露，一手扶提箱，一面走着一面和姊姊談着別後的情形，我心裏可真歡喜

別了半年的姊姊一切依舊，不過似乎更添了些婦人慈愛的風韻；而露露，半年來却增多了無限的有趣，黃金色的頭髮，白嫩出的皮膚，深紅的兩頰，都能顯出她的美麗，而一雙亮晶晶的烏眼，則令人更發生愛憐。

到了家，媽喜歡得臉上添了許多皺紋，眼睛笑成了一條線，一看見就把露露抱在懷裏，姊姊說：

「露露，喊好婆，喊阿舅

露露一撇小嘴，便喊出來

「好婆！阿舅！」

媽開心得哈哈大笑，我也不禁一陣從心裏發出來的快樂

於是姊姊和露露就在家住下了。

姊姊的溫柔和我愛固然使我更使媽和我感動。

一次，吃飯的時候，露露把自己的碗一推，搶去我的飯碗。

「露露吃，露露的碗。」我笑着，姊姊把碗從露露

手裏奪下來送還我。

露露「哇呀」一聲哭了。

我把碗再送給露露，她止了哭，在我碗裏吃一口飯，突然又把碗送還我，我說：

「露露的碗，露露的碗。」露露一搖頭，重又拿起推開的碗，指我的碗說：

「這是舅舅的，舅舅吃！」

媽笑了，姊姊笑了，我也笑了，露露也跟着嘻嘻的笑着起來。

又一次，我在看書，露露靜靜的玩積木忽然一擡不響的走過來，在我大腿上忽的便一舉，臉上滿是玩皮的色彩，我便說：

「露露會打人，阿舅不跟你好。」

露露嘴一撇，說：

「跟媽媽好，不要阿舅好你的。」

「媽聽得你打人，也不睬我的。」

我這樣說，我原是嚇她，不料她却說：

「露露是屋去，跟爸爸說阿舅。」

媽阿舅欺露露，爸爸來打天真的語態，不甘示弱的

良好天性，我不禁為她的將來歡喜。

姊姊和露露在家住了一個月，一定要回去了，媽和我送她們上火車，在車站上媽和姊姊在敘別，我便問露露：

「露露屋去，坐甚麼？」

「坐車，大大車。」

我又問：

「露露還要來麼？」

露露點點頭，便說：

「來，秋天來，坐大大車來。」

火車到埠了，姊姊和露露上了車，一下子車又開了，姊姊在窗口朝我們揮手，露露也把小手不住的搖着。

如今已過了秋天，冬灰且將去了！

這一次戰爭不幸使自己的家和露露的家全淪進了戰區。

媽和我呢，倖免逃到上海，而姊姊和露露的最近却音訊全無！

連綿的陰雨更加強了我們的繫念，當我寫到這裏，不禁頻頻在流淚。

媽在用凄咽的低音說：

「天啊！爲了她的仁慈和佑她們啊！」



人參果 (三幕劇)

陸君平

人物：農夫雷丁、白克、衛兵甲乙二人、國王、及其女兒曼莉等。

時間：一個冬日的早晨。

佈景：一間極富麗的皇宮，公主睡在牀上輕微的呻吟着，國王坐在牀旁的沙發上吸着雪茄。

國王：曼莉！曼莉！請等會兒，等會兒再去請幾位有名的醫生來給你診病。

公主：我難過死了！我難過死了！爹爹，你看見我的頭上不是流着像真珠一般的冷汗嗎？

國王：（憂愁地皺起眉頭）是的，是的曼莉！我看見的。我想上帝會保佑你，一定會保佑你！

衛兵甲乙二人同上。

衛兵甲：報告國王！外面有二個鄉下人要求見國王。

國王：你告訴他們，叫他們明天來見我。

衛兵乙：不，國王，他們說今天一定要見你，他們有良藥，他們能治好公主的病！

國王：（驚異地）哦！真的嗎？那末，你叫他們快些進來見我。

衛兵甲：是是。

衛兵乙：是是。

衛兵甲乙二人同下（幕閉）

農夫雷丁白克二人同上

雷丁：國王！我們是鄉下種田人，昨天我跟白克二個人在八尺深的泥土裏，掘出一個類似人形的人參果，我們不敢自私，特地來送給國王。

國王：（詫異地望着雷丁）哦，人參果，人參果究竟是什麼東西？

白克：國王，人參果是一種很好的藥品，我們聽說公主生病，特地送來醫治公主的病。

（雷丁和白克一面說着，一面在布袋裏拿出人參果來）

雷丁：（交給國王）國王，請把這個人參果切成碎片，放在爐子裏煮，煮好給公主喝，一定能夠生效。

國王：（疑惑地）是不是一定能生效？

白克：一定的，一定的。
國王把人參果交給衛兵去煮，一面叫雷丁和白克在沙發上坐着。不久，人參果煮好了，國王親自捧着碗給公主吃。

國王：曼莉！上帝保佑你！你吃下這碗東西，毛病一定會好了！

（公主睜開眼把一碗人參湯完全吞下，腹裏咕裏咕嚕的響了一大陣，「藥到病除，」好像的確好了許多。）

公主：爹爹！爹爹！我的毛病好了許多，這半年以來我好像第一次看見了光明！

國王：（喜形於色）好靈的人參！好靈的人參！曼莉，我們一定要報答他們，雷丁和白克，那二個救命的大恩人！

國王一面說，一面與公主同下（幕閉）

國王公主和雷丁白克四人同聚於會客室。

國王：雷丁白克二位先生，多謝你們救了我的女兒，現在我想應當以相當的酬勞來報答你們。雷丁，薩維斯這個大城送給你，你做這一城的長官。至於白克呢，我想你是不善於做官的，我現在送你一塊比你頭顱還要大的金子，你去把它變賣了，好好的去過活。

雷丁：多謝國王，但是我們不需要這些。

國王：（又驚異起來）咳！難道你對於這些報酬還嫌少嗎？

雷丁：不，國王，對於這些酬報，我們是感到很滿足的，

但是我們不敢領受這些。

白克：國王我們很冒昧的向你提出一個條件，這就是我們最近聽說國王要帶兵去侵略鄰國加泰魯尼。加泰魯尼是一個很美麗，很平安的國家，如果派兵去侵略，一定要引起戰爭，戰爭是最恐怖而且痛苦的事，平安的國家是不願見到戰爭的。如果國王所統治的國家也是一個弱國，也正在被人侵略，我想國王一定是會感到很痛苦的！

雷丁：我們一個條件，就是希望國王立刻停止對外的侵略

國王：（沉思一會兒）沒有這一回事！沒有這一回事！這是外界對我的謠傳。

雷丁：不管他是謠傳也好，是事實也好，我們始終希望國王能夠放棄這個不合理的企圖。

國王：是的，是的，如果有我自然應該放棄這個企圖。但對於你們救我女兒性命的恩，我是一定要報答的，雷丁，白克二位先生，你們要什麼？快說！快說！

（雷丁和白克二人作告別狀）

雷丁：我們要請國王放棄這個企圖。

白克：我們要請國王不要侵害人家。

雷丁和白克退出。

國王：（手揀着頭，呻吟着……）

（幕徐徐閉）



小文章



病瘳

耽耽

在一個初秋的早晨。

其實已是正午了，因我在病，起臥無常，這時還在睡夢裏——忽然震天價一聲巨響，房屋爲之動搖，把我驚醒過來。我披了衣裳，急急走至前樓，憑窗一望，只見很近的前方，一股濃煙從地下透起，直衝天空，宛如爆發時的火山口子。隨閣樓下馬路中人聲鼎沸，一片嘈雜。……

是的，在病中除飲食睡眠外，我對於一切都恍似隔世；但依稀聽得別人談起：上海出了事體。唔唔，這又是文明世界文明人類的什麼玩意兒了？「炸彈！炸彈！」同居K君從樓下奔上來，興奮地叫着

「××醫院到了許多傷人，我去幫忙！」他急忙從衣架上扯了一件外褂，依舊奔跑下去。K君是學醫的，雖然並非在××醫院服務，但遇事總是這樣地熱心。

我也不禁興奮起來了。一年的病苦把我腿兒腰兒弄得棉軟，站在地上的時常搖幌着像要倒下來一般；但這時却忘記了這些；竟跟在K君背後，走下扶梯，走出大門去。K君有他的要務，跑得飛快；我不去叫他，獨自行走，——一瞬間我感到一切事務有賴「生命的力」。

人類啊！萬物之靈啊！理性的動物啊！——××醫院門前停十餘卡車的殘碎肉體，帶毛帶血，如其這裏是屠宰公司，人家還以爲剛殺的豬羊。唉！人類啊……

人誰個不要死呢？有生命有死，這原不必悲傷哀憫的。可是「非人的死」，無論在感情上或理性上似乎有些那個。所謂文明世界，隨地充滿迫害；即說我自己的疾病的起因，也未嘗不是這東西作祟。四圍虎狼，只有木乃伊纔得心神安定！

可是，這時在我面前擺着許多殘碎的物體，却反應地使我陡然振作起來。禍患之來，實在不能預計；我又何必以稀小的障礙煩壞自己的生命；我切實地感到一切事務有賴「生命的力」；何況在這文明世界中隨地脫不了鬥爭！

「奮鬥啊！」我心靈中響亮地叫着這惟一字句。

殘碎的血肉逐漸積進××醫院，路上觀看的人也漸次走散了，我便緩緩地踱回家中。

妻首先迎着我說：「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個人？路上這樣地嘈雜，自己還有病！」

「病？」我微笑了，「病並不在我身上，病在文明的世界上！」

妻愕然。我便走上樓梯。僅僅坐下來十分鐘，樓下有人在叫着了，——「狼熟悉，我認識這聲音是友人S；君果然，他瞪起了兩眼跑上來，大聲叫着：「L先生的兒子炸死了，胸前肋骨完全去脫！你想糟不糟！……唔，你病好些了嗎？」

「唔唔，請坐！」我站了起來，覺得精神特別旺盛，「L先生的孩子肋骨去脫，而我則病了十多個月；同樣地受了這文明世界的迫害。但我現在好了！朋友，你覺得糟嗎？精的是被迫害者缺少「生命之力」。

「對啦！你應該振作，我們時常勸你的。」

「領教了！」我不禁肅然，「我以前實在太懦弱……」陽光從窗外射來，猛烈地；使我不自覺地翹首望着它。

無錫雪山遊記

周芸芳

去年秋季我級旅行到無錫，在八月二十四日那天晚上，大家預備了一些乾糧，準備明天出發，過了一夜，到了翌日六點鐘起身後，就吹叫子排隊出發了。不久到了荷門的碼頭上，就坐船乘風而行，在船中大家講故事，說說笑笑真快活，近山遠樹，風景也很美麗，到了晚上才到目的地，這時候因夜不能上岸，就吃了些乾糧，預備到了明天上岸，一路上看見許多做爛泥人的店，有什麼勞萊哈代等各種東西，我們看了很想買，但是先生說：我們先去遊玩，歸來時再買回家，以作紀念。我們到了雪山的頂上，只見滿山花木，真使人美不勝收了，各種古蹟都在雲山古廟左右，我們一一的賞覽着，使我們幼年的小學生，多添了一些見識，忽然向下一

望，那遠遠的太湖蕩漾着澄波，點點的帆影，好似蝴蝶，在明鏡上爬着，這種美麗偉大的湖光山景，真使我們逗留忘歸，真在凝望的望着那美景的當兒，忽聽一陣叫子聲，是我校歸隊的信號，預備整隊歸校了。至於現在的雪山我想牠的命運一定是會好了，那美麗的景緻，那歷史上有名的古蹟，都一同被蹂躪在鐵蹄之下，受人踐踏，美麗的雪山啊！我在此致哀於你呀！

不在家裏

陳中平

討債的人，在門口問小孩說：「你的母親在家裏麼？」小孩說：「我不知道。」討債的人說：「請你進去找找看。」不一會小孩走了出來道：「母親說：不在家裏。」

歸鄉雜記

陳啓輝

我的鄉下在甯波，甯波是很可愛的。我們常常和甯波的小朋友們，一同到荒野裏去捉蝦，採桑葉。甯波有很美麗的小河，我和姊姊一同趁船去玩，所以我覺得甯波是我所最可愛

我的家庭

陳關壽

我的家庭裏有父母，姊姊，弟弟，還有我那最可愛的小弟弟，他名字叫陳啓道，他的臉和嘴，都生得非常活潑，可愛和天真。所以我和姊姊每天上學前總買了二塊糖給他吃，小弟弟和我很好，現在他嘴裏牙齦痛，不能起來，我有點捨不得他，我們家庭中最可愛的，要算是小弟弟了！

多言無益

陳中平

一箇學校開演說會，教師令學生演說。有一生祇講了一句話，就不說了。大家暗暗發笑。

教師問道：「你為什麼祇說一句呢？」學生道：「從前先生說過的，『多言無益。』所以我今天祇說一句夠了。」

童年的迴憶

陳步鳳

我還記得在童年的時候，我同父親母親到鄉下去過年。我們一同坐了船到鄉下去，到了那天，恰巧是年初一。那天早上我很快樂地和下鄉的鄰人一同到學校去遊戲，那裏的學校很大，有滑梯，有千秋，又有皮球。我和鄰人一同去玩

千秋，遊了多時我忽然跌了下來，幸而那裏地上是泥的，還沒有跌傷什麼，祇把腳皮擦開了一點，頓時血慢慢的流了出來，我就立刻回家把紗布紮好，這一次我所受的痛苦很大，所以我一直到現在還不敢玩千秋。

免得生病

陳民

哥哥生病吃藥。弟弟見了，也吃了好些。

哥哥問道：「你沒有生病，吃他做什麼？」

弟弟：「我聽得先生說：凡事須要有備無患。」我先吃藥，那麼就可以免得生病了。

吃橘子

程明

吃橘子，

剝橘子，

橘殼拋在屋壁角；

不吃橘子，

不剝橘殼，

橘殼不拋在屋壁角。

謎語揭曉

陳中平

- (一) 貓捉老鼠
- (二) 飛機
- (三) 鳥窠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城金

股本

實收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三百六十七萬元

電報掛號

華文樂字七〇〇七

英文 Kinchen

國外通匯處

紐約 舊金山 倫敦 巴黎
柏林 東京 大阪

總行

上海江西路二百號

分行

天津 北平 南京 漢口 大連 青島
蘇州 常州 南通 武昌 長沙 許昌
石家莊 定縣 保定 新鄉 道口 焦作
開封 西安 新浦 香港 同里

辦事處

上海區域辦事處

放門路一二五號
曹家渡路七八一號
四門和平路九三二號
靜安寺路九三二號

總行專電

經理室 一六五三七
一四三八六
一三九八六
一六九六九

胃散特能液劑

味同果汁

甜美易服

功效奇偉

治胃良藥

有無根麻 治醉之弊 功之弊

主治

胃痛 胃脹 胃滯 嘔酸 吐水 以及 一切消化 不良等症



藥房 均售